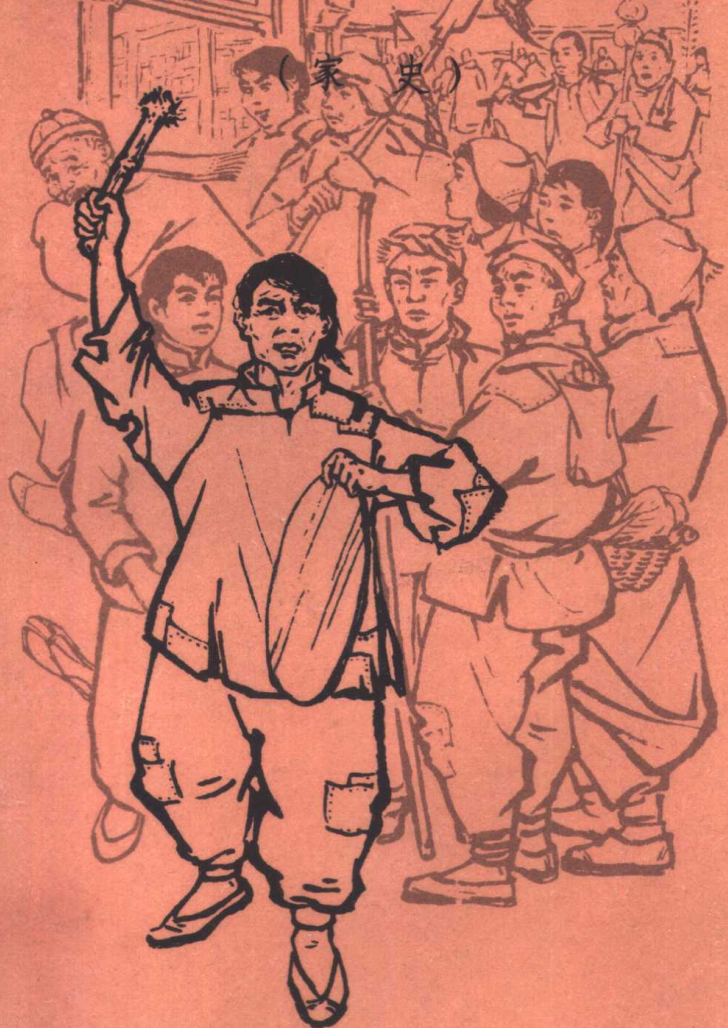


告状恨



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告 狀 恨

(家 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鄭州

千万不要忘記階級斗争
告 状 恨 (家 史)

*

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3227

787×1092 耗 1/32 • 2 $\frac{13}{16}$ 印張 • 50,000 字

1965 年 4 月第 1 版 196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00 册

統一书号：3105 • 330

定 价：(5) 0.22 元



牢牢地攥紧印把子

现在有些青年人，听了老贫农控诉在旧社会遭受恶霸地主的残害时，常常说：“既然受这么大的苦，有这么大的冤枉，为啥不和他讲理，不去告他呢？”这本书里所反映的贫苦农民在旧社会为反对压迫而奋起告状的悲惨遭遇，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答。

这五篇家史，是五桩轰动周围百十里的大冤案，也是五桩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淮阳的翟梳，为了赎回歉年卖出去的地，丈夫被陷害。翟梳搥着丈夫的头顱，到处喊冤告状，到头来落了个“借尸讹赖”的“罪名”，不了了之。

光山的萧文正，一家六口几乎被杀绝，他带着满身枪伤去告状，结果多次被判为“诬告”，父子俩为躲避地主的暗杀，成天隐姓埋名，东藏西躲，气得老汉得了疯癫病。

灵宝的王靜仙，为了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十八亩地，从伪乡公所一直告到伪专署，結果塌了一身債，在告状中折磨死了两个亲生的孩子，地依然被地主霸占着。

中牟的楊桂枝三姐妹，母亲被杀害，三姐妹告来告去，在告状中又被害死了两个妹妹，最后只剩下一个楊桂枝，反被伪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押了起来。

平輿的刘如，儿子被抓丁，儿媳被霸占，刘如到处喊冤告状不成，到后来恶霸还到处捉拿她，連在自己家里都不敢住下来。

在万恶的旧社会，惨遭迫害的何止这几家！

从上面这几桩事实中得出一个結論：这就是在旧社会，在反动政府的統治下，穷苦农民尽管冤大如天，仇深似海，也是越告越冤，越告越惨。难怪在旧社会劳动人民中，流传着“屈死不告状”这句諺語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印把子沒有攥在人民的手里。印把子攥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手里，就像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地主恶霸就可以胡作非为，广大劳动人民就要人头落地。

所謂印把子問題，就是政权問題，国家机器間

題。这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劳动人民要翻身，要解放，就必须掌握印把子，解决这个根本問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才能使印把子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經過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伟大的革命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通过这本家史，重溫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惨痛往事，我們应该如何珍惜和保卫这个經過无数革命先烈洒鮮血、抛头顱而得来的胜利果实啊！

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我們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加强党的基层組織的领导，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强化人民政权，提高革命警惕，使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里；让无产階級的江山坚如磐石，万古常青！

目 录

人头状.....	(1)
冤单八百張.....	(21)
十八亩地.....	(37)
三姐妹告状.....	(52)
串乡喊冤.....	(67)

人 头 状

中共淮阳县委宣传部整理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在河南省淮阳县，曾发生过一个农民被地主恶霸阴谋陷害，被害者的妻子为了伸冤报仇，撬着丈夫的头顱，到处喊冤告状，結果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誣为“借尸讹賴”的大冤案。这桩冤案，不仅当时曾經轰动了淮阳县，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憤慨，而且至今它仍是一篇活生生的阶级教育的好教材。

地主恶霸 心毒手狠
搶夺土地 残害农民

在淮阳县西北，离城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尚庄。这庄上有个农民叫尚步阶，他的妻子叫翟梳，跟前有一个女儿还不到一岁，名叫廷梅。一家三口人种着十亩薄地，日子倒也能过得去。

一九四二年，淮阳遭了年饑。步阶本想領着一家出外逃荒，可是，那时沙河以北是淪陷区，被日本鬼子侵占着；沙

河以南，国民党的军队也是见人就拉，见东西就抢。没法，他们一家三口只得在家里苦熬着。

“歉年歉年，置庄买田”。正当春荒严重，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淮阳城里“寄杏居”药店的老板、恶霸地主傅迎谷，乘人之危，派人到尚庄，以讨债为名，来抢夺农民的土地了。

傅迎谷是城西傅楼傅举人的二儿子，人称傅二少。他用压榨穷人得来的钱财，在淮阳城里开了个三间门面的大药铺，是淮阳县有名的恶霸地主兼资本家。

傅迎谷派来抢地的人，是他的表弟黄惠民。这家伙一到尚庄，就按照傅迎谷的安排，伙同尚庄的大地主、傅迎谷的堂舅尚步衢，到贫苦农民家挨户追逼旧债。尚庄是个只有二十户的小村子，不到三天，十九户贫苦农民的一百多亩土地，就被他连抢带讹地全部弄到了手。尚步阶家，也是受害的一户。

歉年过后，逃荒回来的人带来一个消息：沙河南国民党反动政府出了布告，说凡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冬或三十二年春，因灾荒卖的地，卖主可以和买主重新议价或赎回。这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个花招，但当时有些农民却没有认清，觉得只要是衙门里说的话，总会算数的。步阶和他大哥步梯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只要能把地赎回来，生活再苦也有个指望了。俩人一商量，就把家里东西全部卖掉，凑够赎金，托人进城跟傅迎谷交涉。这时，别的穷苦农民也纷纷向傅迎谷要地。傅迎谷听说后，眉头一皱，想了个鬼主意。他叫狗腿子黄惠民出面把赎金收了下來，然后对黄惠民说：“你去告诉

穷小子們，現在淮阳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贖金我先收下，地，等中央軍过来以后再說。”結果，尙步阶兄弟和其他贖地的农民丢了贖金，地却一分也沒贖回。就这样，尙庄穷苦农民的地一直霸占在傅迎谷的手里。

一九四五年五月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淮（阳）太（康）西（华）抗日部队，为执行战斗任务經過这里，在尙庄作了短时期的駐防。这时，傅迎谷已經在淮阳城，投了他的日本主子，过后又将地交給了一个叫仇靜华的富农看管。抗日部队一来，这个富农抱头逃往县城。广大貧苦农民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階級觉悟，挺起腰杆把被傅家霸去的土地收了回来，割了麦还种上了晚秋。傅迎谷听到这个消息，恶狠狠地說：“穷小子好大胆，以后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投降了。原来龟縮在沙河南岸周口、水寨一帶的国民党反动派，带着土匪方守卿的一千多喽罗兵，像一群餓狼似地闖进了淮阳城。真是前門走了狼，后門闖进虎。日本鬼子换上了土匪兵，汉奸队变成了“保安团”。这个淪陷了八年、号称豫东平原八县首府的淮阳城，仍旧是滿天烏云。

刮（国）民党一进城，傅迎谷的两个侄子，一个当上了伪淮阳县县政府的民政科长；一个当上了伪淮阳县城关鎮的鎮长。傅迎谷这条毒蛇，也被地主們推举为伪淮阳县參議会的參議員。就在这时，傅迎谷这条恶狼，立即向尙庄貧苦农民伸出了毒爪。

一天下午，尙步阶正在地里使牲口，忽然来了几个“保安团”的匪兵，說是县长叫几个人去城里“說話”。他們二话不說，就把步阶、步梯和其他五个人抓进了城。

几天以后，进城打听消息的人回来說：被抓的人已被关进国民党县政府的牢牢，“罪名”是“抗租不交”。不用說，这是傅迎谷要跟尙庄的貧苦农民算帳了。

“算帳就算帳！”当时，农民們覺得，“歉年卖的地兴贖回”这条規矩，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自己訂的；黑字紅印的大告示，不少人在沙河南亲眼见过。人們說：“只要抓住这张告示說話，傅家总不能使了錢，不叫贖地。”

但是，农民們哪里知道傅迎谷早就同伪县长刘知愷勾結好了。所以，伪法院每次开庭时，刘知愷不但拍案大罵尙庄农民“侵犯了參議老爷的土地所有权”，而且还誣蔑尙步阶等“胆大包天，竟敢造反”，最后竟无理判决尙步阶等除了退回全部土地外，每亩罰两石五斗小麦，作为对傅迎谷少收一季庄稼的賠償，不然就永无出牢之日。

被抓来的尙庄农民，沒有屈服，更沒有在伪县长的威胁面前签字画押。所以，伪县长就把他們关进牢里，每天进行非刑拷打，妄想迫使他們低头认罪。但是，尙步阶等始終沒有說过一句軟話，他們为尙庄穷苦兄弟的共同利益，坚持着斗争。

酷刑毒打沒有使他們低头，但在国民党監獄里，房少人多，又脏又臭，加上时疫流行，被扣押的人，很快都传染上了伤寒病。国民党反动派既不給医治，又不隔离。尙步阶这个結实农民，不久就被折磨死了。

农历腊月初五那天，北风劲吹，地冻三尺，翟梳和她的侄女尙姊以及同庄的几个妇女，冒着严寒进城探望亲人。

当翟梳急急忙忙来到監牢門口时，警察拦住了她。

“你找誰？”

“找俺男人——尙步阶。”

“尙步阶？……”警察斜着狗眼打量了她一下，似假似真地说：“开释了……上西关去找吧！”

翟梳一听，转身就往西追去。跑着跑着，她心里疑惑起来：步阶会这么容易被放出来？傅迎谷这条毒蛇会突然发起善心？但她又想：步阶他们根本无罪，被开释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她赶到西门，往大路上一瞅，却看不到步阶的影子。她又追到大王庙东山的时候，只见附近的乱坟岗上，有几条恶狗正在撕吃一个人的尸体。翟梳仔细一看，这人下身穿的蓝白条裤子很像自己亲手缝制的。她的两腿顿时瘫软了，一下扑在地上，一面没命地喊，一面往前爬。待她爬到跟前，步阶的尸体已被撕得七零八散，只剩下一个血肉模糊的头颅。

当侄女尙姊赶到时，翟梳已经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貧苦婦女 性格倔強 為夫報仇 闖衙告狀

翟梳是个倔强的妇女，她死也不能吞下这口冤气。她把丈夫的头颅收拾回来，决心要为丈夫伸冤报仇。

一九四六年农历腊月初六上午，淮阳城浓雾弥漫，压得人们烦躁不安。那天，淮阳城里虽然逢集，可是赶集的农民寥寥无几，一片萧条，而那些为非作歹的国民党匪兵，却到处都是。

这一天，翟梳拄着笆斗，满含悲愤地走进了县城，尙姊

紧紧地跟在她的后面。当她走到南十字路口时，猛地揭去了蒙在笆斗上的蓝布夹袄，露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沉闷的十字街口，好像炸了一个响雷，人们轰地一声乱开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翟梳泣不成声地喊了起来：

“老少爷们都来看啊！大地主傅迎谷把俺男人害死啦，连个囟门尸首也没给俺留啊！都给俺作主吧！……”

站在她身边的尙姊，也随声喊道：“叔叔大爷、大娘大嫂们！地主老财强霸土地，残害穷人，这样无法无天下去，叫咱穷人还怎么活呀！求求大家给说句公道话，撑个腰吧！”接着，翟梳就哭诉了这件惨案的前前后后。人们被激怒了，忿忿不平的控诉声越来越大。

“地主把地抢走，还要穷人赔他‘损失’，这是按哪条王法？”

“傅二少有錢有势，害得穷人尸骨不全，看他狠毒到什么地步啦！”

“把人头放到傅家客厅里去，叫他以命抵命！”

你一言我一句的議論、喧嚷，就像狂风巨浪一样。人们心里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他们随着翟梳、尙姊，直冲国民党县衙门走去。

当翟梳和尙姊一面喊着一面走到伪县政府大门跟前时，两个全副武装的匪兵，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摆出一副准备开枪的架势。

“当官的出来呀！害死了人你们管不管哪！”翟梳一边喊着，一边就走到了匪兵跟前。匪兵们马上用刺刀尖抵住了她的胸膛。这时，站在街上的百十个农民、市民和学生，有的狠力跺脚，有的大声呼喊。翟梳知道这是在给自己助威，

她就頂着刺刀往前闖。“傅迎谷把俺男人害了，給俺报仇呀！……”

两个匪兵万沒想到一个乡下妇女，会有这么大的胆子。眼看着翟梳就要闖进大門，他們只得把枪一丢，連忙上前扭住了她。

这时，大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城里的工人、学生、市民，里三层外三层，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憤怒的人們議論紛紛，有的提着傅迎谷的名字罵，有的为屈死的弟兄鳴不平。正当人們的吼声震天动地，忽听一声哨子响，百十个匪兵从北大街冲了过来。匪兵們提起枪托，掄开皮帶，見人就砸，見人就抽，最后，扭住翟梳和尚姊，把她俩掄出了县城。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县政府，立即下令戒严，城門下、县衙前安上了双崗，大街小巷不准通行。

翟梳和尚姊被挡在西关外以后，一直等待着时机，想再次闖进城去。快要上灯的时候，翟梳只見大哥和本庄几个同时被抓的五个人，从城里走了出来。她一眼就看穿了国民党的这套把戏：他們把尚庄人放出来，是想在穷人們已經烧起来的火头上泼冷水。这时，她果断地对大家說：“你們出来了，就赶紧回家养病吧！陷害步阶的仇，我是非报不可的。我要叫傅迎谷知道：穷人的命，不是一文不值的！要是我回不去了，廷梅就交給步梯和众爷們了！……”

翟梳主意一定，就在当晚繞到北关，趁天黑又摸进了县城。

不怕強暴 拦車遞狀 識破陰謀 怒斥保長

第二天一早，翟梳就到伪县政府的門口繼續喊冤。每逢从大門里走出一个人来，她就上前拉住不放，吓得伪县府的大小狗官，有事只得从后門溜进溜出。开始，守門的匪兵吓唬她，揚言要把她押起来，可翟梳一点也不怕，弄得这些匪兵无計可施。后来，任凭翟梳喊破喉嚨，守在門口的匪兵也不管她了。原来，从南十字街到国民党县衙門口，都已布上了崗哨，想要支持翟梳的群众，根本接近不了县衙的大門，所以匪兵們就不把单身独个的翟梳放在眼里了。

翟梳喊了几天冤，已經累得筋疲力尽。一天夜里，有个人打翟梳面前走过，小声对她說：“你整天喊冤，連个呈子也沒有，再喊也不頂事。”这句话一下提醒了翟梳。第二天，她跑遍了淮阳城，央告了十几个“先生”为她写状子，但他們一听说告的是傅迎谷，就都不敢写了。有的“先生”竟說：“还是认命吧！常言說的好，穷不跟富斗，鸡不跟狗斗，鸡蛋咋能碰过石碾！——告傅二少，是想在老虎头上蹭痒！”翟梳听了这些话，气得直打哆嗦。她說：“傅迎谷搶走了俺的地，又把俺男人活活害死，我还认啥命！別說他是老虎，他就是刀山，我也要往上爬。我就不信天底下沒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沒有状子，翟梳仍空手前去喊冤。警察来抓她，她就在警察面前喊。警察把她赶到背街里，她就在背街里喊。这

样，使得淮阳城里的老老少少，很快都知道了傅迎谷霸地害人的罪恶。每天晚間，当翟梳在关帝庙大門底下避寒时，附近的穷爷們，都来安慰她。有的給她送东西吃，有的給她送鋪的席子和麦秸，还有不少妇女向她傾吐自己的不幸和大体同她一样的悲惨遭遇。这一切使翟梳深深感到：她的冤屈，是无数穷苦姊妹的冤屈；她的不幸，是所有穷苦爷們的不幸。同时她想：要是自己向这些豺狼們低头认輸，不声不响地回尙庄，不仅对不起惨死的丈夫，也对不起城里城外所有的穷爷們。想到这里，翟梳告状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一天晚上，翟梳正走在大街上，一个人悄悄地从背后递給她一张紙，并說：“这是状子，明天你拿着到专员公署門口等着，見到专员田鎮洲坐汽車路过时，就拦住車递上去。”

沒等翟梳看清这个人的模样，那人就加快脚步走了。翟梳接过来状子，心里是多么激动啊！多少天来，就盼望着有人能給她写张状子，現在终于有了。这位好心人，不但分文不取，还亲自給她送来。翟梳越想越激动，不禁热泪滾了下来。

第二天，在許多穷苦群众的指引下，她终于找到了伪专员公署。这时，天还没有大亮，翟梳看到了一个高大的門楼，一对张开血盆大嘴的石獅子，蹲在大門两旁。石獅子两边，几个美式装备的匪兵来往走动着，他們的鋼盔上反射着寒光。看得出来：这里比国民党县政府門口的警戒更加森严了。

翟梳一直等到晌午，才見一辆小汽車从北十字街开来。她猜想里面一定坐着田鎮洲，就紧走几步，打算把状子递上去。誰知汽車开到翟梳跟前，呼的一声，擦着她的身子

就飞快地开了过去，把翟梳撞倒在地上。

群众看到这种情景，一个个愤恨得咬牙切齿。这个说：

“这些狗官和地主老财是一路货，都是头上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他们就是不管咱穷人的死活！”那个说：

“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他们不问，咱就不能放过他们，咱一定要跟他们干，出出咱穷苦人的气！”

在忿忿不平的議論中，有一个人走到翟梳跟前说：“田鎮洲这家伙晚上胡鬧，白天就睡大头觉，每天不到小晌午絕不起床。明天一早，你到专员公署后边那座大楼的后窗口情喊啦，田鎮洲就在那里睡觉，你喊得那家伙睡不成懶觉，或許他会叫人出来接你的状子。”

翟梳一听，觉得这倒也是个办法。第二天一早，她刚走到伪专署的后墙跟，早就有七八个穷苦人在那里等着。他们見翟梳一到，連忙搬来几块砖头，叫翟梳站在上面，大声喊冤，他们也在下面同时呼喊助威。果然，不多一会儿，田鎮洲派了一个勤务兵出来收下了状子。

递上了状子，翟梳觉着有了指望，就走到附近一个茶棚下面等起来。等啊，等啊，一直等了一天一宵，仍不見动静。这时，夜已深了，群众也早已散去。大街上，行人也越来越少。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汉，为了生活还在不停地叫卖。

十几天来，翟梳到处奔波，因为她告状心切，一两天不吃东西，也沒感觉餓过。自从今天把状子递上以后，她心里似乎安定了一些，才感到餓了。翟梳几次想回关帝庙去，但总想在这里再等一等。她寻思：說不定啥时候有人来传，一时找不到人咋办！因此，无论肚里餓得怎样难受，她也沒有